

元史卷一百八十九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七十六

儒學一

前代史傳皆以儒學之士分而爲二以經藝顯門者爲儒林以文章名家者爲文苑然儒之爲學一也六經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則所以載夫道者也故經非文則無以發明其旨趣而文不本於六藝又烏足謂之文哉由是而言經藝文章不可分而爲二也明矣元興百年上自朝廷內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經能

文顯著當世者彬彬焉衆矣今皆不復爲之分別而采取其尤卓然成名可以輔教傳後者合而錄之爲儒學傳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也太宗乙未歲命太子闊出帥師伐宋德安以嘗逆戰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楊惟中行中書省軍前姚樞奉詔卽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輒脫之以歸復在其中樞與之言信奇士以九族俱殘不欲北因與樞訣樞恐其自裁留帳中共宿旣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遽馳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際則見復已被髮徒跣仰天而號欲投

而未入樞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隨吾而北必可無他復強從之先是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至是復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樞自復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强之仕惟中聞復論議始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義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

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
后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
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
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
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旣退隱蘇門乃
卽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
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爲人樂易而耿介雖居
燕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
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爲戒以自修讀易
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爲勉其愛人以德類若此復家江

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

張頴字達善其先蜀之導江人蜀亡僑寓江左金華王
栢得朱熹三傳之學嘗講道於台之上蔡書院頴從而
受業焉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程張氏之微言朱子
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柢用功旣專久而
不懈所學益弘深微密南北之士鮮能及之至元中行
臺中丞吳曼慶聞其名延至江寧學官俾子弟受業中
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書者皆遣從頴游或聞
私塾迎之其在維揚來學者尤衆遠近翕然尊爲碩師
不敢字呼而稱曰導江先生大臣薦諸朝特命爲孔顏

孟三氏教授鄒魯之人服誦遺訓久而不忘頌氣宇端
重音吐洪亮講說特精詳子弟從之者說說如也其高
第弟子知名者甚多夾谷之奇楊剛中尤顯頌無子有
經說及文集行世吳澄序其書以爲議論正援据博貫
穿縱橫儼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至正中真州守臣以
頌及郝經吳澄皆嘗留儀真作祠宇祀之曰三賢祠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谿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
武肅王嫌名更爲金氏履祥從曾祖景文當宋建炎紹
興間以孝行著稱其父母疾齋禱于天而靈應隨至事
聞于朝爲改所居鄉曰純孝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

之書卽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
兵謀陰陽律歷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
同郡王栢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于黃榦而榦親承朱
熹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時宋之國事已
不可爲履祥遂絕意進取然負其經濟之略亦未忍遽
忘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
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
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叙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
下至巨洋別鳴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
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

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以迪功郎
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履祥屏居
金華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
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
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
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貲營購卒贖
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
基王栢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
師弟子之繫於常倫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資
治通鑑秘書丞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於經而信

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况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尙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之前勒爲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儒先所未發旣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

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
曰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
表註四卷謙爲益加校定皆傳于學者天歷初廉訪使
鄭允中表上其書于朝初履祥旣見王栢首問爲學之
方栢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
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
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
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栢字也當時議者以爲
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靜栢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
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已者也履祥居仁山之下

學者因稱爲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統初里人吳師道爲國子博士移書學官祠履祥于鄉學至正中賜諡文安

許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尙書八世祖仲容太子洗馬仲容之子曰洸曰洞洞由進士起家以文章政事知名于時洸之子實事海陵胡瑗能以師法終始者也由平江徙婺之金華至謙五世爲金華人父觥登淳祐七年進士第仕未顯以歿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以自課取四部書分晝夜讀之雖疾恙

不廢旣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若
五味之在和醯醬旣加則酸醎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
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
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於書無不讀窮探聖微雖殘文
羨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
未安亦不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
學者曰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
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
顧其辭約意廣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乎讀詩集傳有
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

備仍存其逸義旁采遠援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其觀史有治忽幾微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爲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又有自省編晝之所爲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爲也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亦靡不該貫旁而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蘊嘗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辯其同異別其是

非也幾希又嘗句讀九經儀禮及春秋三傳於其宏綱要領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後吳師道購得呂祖謙點校儀禮視謙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謙不喜矜露所爲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則未嘗輕筆之書也延祐初謙居東陽八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不憚百舍來受業焉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已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詞不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粗疎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

受而其出愈真切情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謙篤於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里閭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耻縉紳先生之過其鄉邦者必卽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大德中熒惑入南斗句已而行謙以爲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祲謙貌加瘠或問曰豈食不足邪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邪其處心蓋如此廉訪使劉庭直副使趙宏

偉皆中州雅望於謙深加推服論薦于朝中外名臣列
其行義者前後章數十上而郡復以遺逸應詔鄉闈大
比請司其文衡皆莫能致至其晚節獨以身任正學之
重遠近學者以其身之安否爲斯道之隆替焉至元三
年卒年六十八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稱爲白雲先生
朝廷賜諡文懿先是何基王栢及金履祥歿其學猶未
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爲朱熹之
世適江浙行中書省爲請于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祀事
而列于學官同郡朱震亨字彥修謙之高第弟子也其
清修苦節絕類古篤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